

泡桐花开的时节

□ 李世义

汾阳市城区有一条贯通南北的路,名叫英雄路,是汾阳城内通向城外的交通要道。路两旁种有高大的泡桐树,每年五一前都是繁花似锦,香气袭人。又到立夏时节,周末无事漫步在人行道上,享受着观赏泡桐花的惬意。

英雄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笔直的大道,延绵四五公里。该路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为了纪念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而得名。英雄路北段的古城墙西北角现留有一座绿树掩映的纪念碑亭,1993年12月28日,汾阳市人民政府公布此处为汾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亭两侧赫然镌刻着一副楹联,上联:西河古城留壮迹丹心永耀青史;下联:汾州万民仰英灵浩气播扬後昆。

大路有双向自动车道,自动车道的两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条路在当地是极宽敞的一条路。尤其这一带有许多机关单位和学校,上下班的时候,大道两旁便是自行车的潮流,极为壮观。

每年的晚春到立夏这段时间,是这条街最美丽的时节。大街两边的泡桐花竞相开放,泡桐树枝头上坠着沉甸甸的、一串一串的花朵,满树繁花,浓而馥郁。花朵为钟状喇叭形,由多个花朵组成聚伞状花序。白色的花朵雅洁若雪,淡紫色的花如烟如雾。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写道:“桐华成筒,故谓之桐。”意思是,桐树的花是筒状的,也是它名字的来历,十分贴切形象。

泡桐树与泡桐树之间栽种着桃树和

银杏。早些年种的泡桐要高大一些,之后几年栽种的桃树小一些,泡桐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每年的花季,泡桐树高大的树冠上粉白色的花朵层层叠叠,树下花坛里有各种花卉和青青的草地。

每当泡桐花盛开的季节,英雄路呈现给你的是多层次的美感。当你在远处一眼望去,一片白色、淡紫色、红色和粉红色的色彩里,点缀着翠绿的色彩;当你走在这条街上,或者骑着自行车或驾车慢行在这条街上,还是坐在公交车上,你都会沉浸在花的世界里,犹如在画中游。

这个季节里满街都弥漫着缕缕清香。待花开败了,才开始长叶子。泡桐叶片有长柄,叶边缘呈尖突状。泡桐树长得优美,树身呈灰且深土黄色。泡桐不像柳树那样张扬,也不像杨树那样纤瘦,泡桐生得匀称得体。

泡桐是英雄路上的精灵。桐树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油桐、泡桐和梧桐。油桐之果实可榨油,泡桐其花叶可入药,泡桐最遮荫,梧桐木还是一种适宜制作乐器共鸣箱的落叶乔木。树干高大通直,木纹勾细,不易变形和翘裂,木质轻柔而耐磨、耐湿、耐腐,导音性强,加之易加工、易雕刻,成为了古代乐器制作的上佳选材,古称“响木”。

泡桐和梧桐的木质纹理通直,易于加工,木质疏松,共鸣性强,是制琴的绝佳原料。《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东汉末年,文学、书法大家蔡邕,为了避祸而辗转于江南吴地,就遇见了他生命中最贵重的一段桐木。蔡邕在音乐上也造诣极深,撰写过关于名琴名曲的著作《琴操》。传说,有一天他在吴地听到有人家焚烧桐木,爆裂声与众不同,便向吴人讨要这块桐木。灭了

火,取木制琴,果然琴声清越悠扬。因桐木已被烧焦了一部分,连琴尾也有焦痕,故而这把名琴被称为“焦尾琴”。地处“吴头越尾”的震泽古镇,自古便是泡桐遍植之地,就可见一斑了。

我从小喜欢花木,更喜欢英雄路上的泡桐。在这个季节里,站在盛开着鲜花的泡桐树下,便可看到花朵冰清玉洁,富有风雅。花期也很长,花即使开败了,便会静静地长出翠绿的叶子,它们的花朵和叶子总是静静地来悄悄地去,不像杨和柳,春天的时候总是满天飘着飞絮,随着风狂舞着。

泡桐花在春季绽放,自古便是值得欣赏的风景。明代成形的“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就有“清明一候桐花”。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桐,荣也。”大意是,桐树开的花很漂亮。

《逸周书·时训解》:“清明之日,桐始华。桐不华,岁有大寒。”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桐花》中写道:“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发”,说明桐花开在清明前后。

唐代诗人李煜,在《感怀》中写道: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暮凄凄。这是李煜的春夜抒怀之作,他尤以词的成就最高,但这首七律诗,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虽然不如他的词出名,但含意深沉,别树一帜,诗中描写了他对过往的怀念和悲凉,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代诗人元稹以桐花寄兴,寄托思念之情: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我在山馆中,满地桐花落。大唐元和五年三月,元稹因与宦官“驿馆争厅”一事,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在长安往江陵的途中,夜宿曾峰馆,馆外恰有一树桐花,勾起他无限心事,睹物思己写下此诗。

我为什么爱写作

□ 郑丽君

2023年,我有一篇小短文在报纸上发表,收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取款单。这是我的第一笔散文稿费,兴奋之余发了朋友圈分享喜悦。不日,与表妹闲聊时,说起副业,她说我还可以靠写作挣钱。我哈哈大笑,倒不是嫌钱少,是自己的写作功底还远未达到篇篇可发表的程度。妹妹问我:“姐,你为啥就愿意写而且能写出来呢?”

我为什么愿意写呢?我忘不了那个明媚的乡间清晨。那时候,我还是个黄毛丫头。乡村宁静,山谷空灵,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气息。特别是在清晨,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家里时,我已经跟着奶奶起床叠被子。农家人没有赖床一说,早早地睡下,早早地起床,这已然是刻在血液里的习惯。接着就出门去,太阳刚刚露头,阳光已经铺满院墙,整个院子都是亮亮的,再闻一下早晨的味道,纯净无杂,直达心脾,人瞬间清爽起来。

院子东边有一棵苹果树,上下两院用半米高的石阶分开,我拿着一本《作文大全》,就在苹果树婆娑的影子下,一只脚踏在石阶上,另一只站在地上,书也放在石阶上,我弯腰低头开始唱念其中的某一篇。对,是唱着念,自己编曲,自己唱。我没有学过音乐,也不会唱歌,但我就那样唱出来了。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当时的这一幕,也没有人说那个小姑娘唱得有多难听,只有我对那闪着金光的清晨记忆犹新。我那样唱了不止一天,甚至可能是好几个寒暑假,可能唱得单调就那几种,但却在我心里留下了对文字的喜爱和追求。

我从小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演员,另一个是当作家。二者有共同之处,就是有机会在不同场景中度过不一样的人生。以前我总觉得,人一辈子,过一种人生、品一种味道未免太过单调了,所以想着通过演员或者作家的身份在虚拟的世界中感受不同性格、不同轨迹的人生。长大后,这两种梦想都没实现,我也体会到过好一种人生已然不易。对文字的喜爱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文字也没有离我远去,他就在我手边。无论我处于哪种情况,是何种心境,我总能通过对字词的随性组合,尽情抒发我当下如潮水般的情感。

是文字,让我认真生活,好好对待自己这一生的角色!是文字,丰富了我的感知力!或者是绵亘的山脉、吹拂的清风,或者飘落在手心的落叶、灵光闪现的回忆,或者是孩子的笑颜、爱人不经意搭在肩膀上的手,很多很小的事情都会让我觉得生活那么美好,人间如此值得,是文字替我记住了那么多美好的瞬间。

我怀念并感谢那个院落,那个清晨,是文字,是写作,让我的人生一直都是那么明媚!



文峪河记忆(外一首)

□ 曹小林

古老的文峪河层层波
唱起那个交城山人想哭
岸边麦浪翻,坡上种薯谷
那白面馍是你,山药蛋烤捲才是我

古老的文峪河故事多
唱起那个游击队来三哥哥
为咱护秋收,抗战斗阎罗
后方支前忙呀,打粮食做军鞋盼日出

啊……
古老的文峪河哟,记忆中的河
百来米粮川,儿女保家国
给咱亲人洪荒力
红军哥哥渡黄河哟,翻过桃红坡

记得来时路哟,桃花花红满坡,
无论走多久哟,牵挂着你呀亲爱的文峪河

文峪河春来冰花花开

桃花开,姑娘头上一枝戴
杏花开,牧童短笛踏歌来
春风吹得冰花花开
文峪河水哟,跳下了山岗越过了崖
又见这如画的田野绿毯盖
又见这如诗的王亩梨花白
不见那牵牛的人儿耕地走
日新月异机器呀它比人勤快

燕归来,农家门儿双扇扇开
清明来,布谷鸟催人犁、种、栽
院墙上垂下一树槐
顾不上看哟,这边麦苗渴那边种菜
瞧瞧这火热的园区汗珠甩
走走这欢腾的集市磨坏鞋
尝尝这农家饭吧老家菜
乡愁浓浓的老酒哟春天撞满怀

春风,吹得那冰花花开,
文峪河的春天啊,哗啦啦来

母亲辛苦了!

□ 郭雪萍

孩子和弟弟的孩子也随同父母去榆次上了学。每天,母亲除了收拾家,帮父亲做饭之外,还要检查孩子们的作业,整天也是忙忙碌碌的。空闲时间里,母亲也会上网,看新闻,听音乐,在美篇里写写文章。到了晚上,我们姐弟三个就轮流和父母及孩子们视频。

看着本该享晚年的父母还要为我们的孩子操心受累,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这就是我们的父母,不管自己有多苦,有多累,内心牵挂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孩子!

母亲一生勤劳,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家里常常打扫得一尘不染。母亲心思细腻,整天惦记着这个,牵挂着那个,为了我们,母亲真是操碎了心。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撒娇、发脾气、使小性子。总感觉母亲爱唠叨,管得严,一点都不自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和妈妈赌气。而母亲却总是耐心地开导教育,给予我们很多的理解和包容。如今,当我也做了母亲之后,才体会到了做父母的那份艰辛与不易。

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母爱永远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它永远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都说母爱是盏灯,黑暗中照亮远方的路;母爱是一首诗,冰冷中温暖渴求的心房,没有人能丈量母爱脚下的路有多长。

我衷心地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们永远幸福!



采一束清晨的阳光,摘一束美丽的鲜花,送给你,我最亲爱的母亲!

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已进入初夏。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思念之情又一次涌上了我的心头。

母亲,你知道吗,自从你和父亲去了榆次之后,我的心里就好像少了什么似的,感觉特别的空虚。真的好想念你们!

以前,去父母那里曾是我最高兴,最幸福的事了。坐在明亮的屋子里,我和姐姐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围在母亲身边,叽叽喳喳地谈论一些生活中的琐事,那种感觉真的好幸福。

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有些严厉,脾气也不怎么好。那时父亲在电厂上班,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教书。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井里挑水,上山拾柴,领下的粮食要在石磨上磨好才能吃,而这些全是靠母亲一人来做!现在想来,想想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母亲除了要照顾我们,还得给孩子们讲课传授知识,真是不容易,我们又怎么会责怪她的坏脾气呢?

如今,父亲和母亲都已退休,住到了榆次。母亲说外面的教学条件好,能让孙子外孙们接受好的教育。于是,我的

